



钱镜

〔印度〕克里山·钱达尔著

钱 镜

〔印度〕克里山·钱达尔著

瑞 昌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钱 镜

(印度) 克里山·钱达尔著

瑞 昌 译

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125 插页2 字数90,000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4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80 定价: 0.52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印度现代著名作家克里山·钱达尔的又一部成功之作。作者采用拟人化手法，通过一张十卢比钞票辗转周折的离奇遭遇，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现实，褒扬了劳动与正义，塑造了资本家、商人、妓女、赌棍、凶犯、贫民、么人等众多的典型形象。展现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。小说构思新颖，情节曲折，风格幽默，手法多变，读之耐人寻味，发人深思。

我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出生的。我生在那雪格，但是我很少有机会住在那儿。我是一个流浪汉。我总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到处游逛。

我每到一个地方，人们总是对我笑脸相迎，并且把我很快地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。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敌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所有的人都从心眼里喜欢我。

在我短短的一生中，我见识了不少事情，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，当然，损失也不小。我有丰富的生活经验，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：在我短促的一生中，我所得到的荣誉和爱戴，那是很少有人能够享有的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那一位大政治家、社会改革者或是电影明星得到过象我所得到的荣誉和爱戴呢。印度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我，认识我，尊敬我。

我是一张十卢比的钞票。



“要是阿依莎夫人也不肯借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再去找谁呢？”

想到这里杜尔西芭依害怕得嘴唇发白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她双手合十，用枯树叶般抖抖索索的声音向阿依莎夫人哀求道，“太太，我的塔妮已经得病十天了，高烧老是不退。请借给我十个卢比，将来从我的工钱里扣吧。”

阿依莎倒是没一口拒绝，可是她说：“你的工钱不是每个月二十一个卢比吗？这个月你已经向我借了九个卢比，对吗！”

杜尔西点点头说：“对！”

“那好吧，现在你再借十个卢比，一共就是十

九个卢比了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！”杜尔西沮丧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这个月你就只能拿到两个卢比了，因为你已经借了十九个卢比，只剩两个卢比了。你好好想想再借吧。”

杜尔西芭依想：今天我需要钱给女儿买药。如果到了月底再需要钱的话又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将来是一片漆黑，现在也是一片黑暗，可是眼前的难关总得度过啊。不管怎样，塔妮的病得治好，至于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吧。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？阿依莎太太说得对。可是那有什么用，难道我眼前的困难就能得到解决吗？

今天无论如何得借到十个卢比。在反复权衡了眼前和将来的困难之后，杜尔西很温顺地说：“这样吧，女主人，请你分四、五个月一点点扣吧。”杜尔西是个靠劳动为生的清洁女工，这样地哀求别人，她感到羞耻，暗自生着闷气。她对阿依莎也很生气，心想：她为什么不了解我的需要呢？阿依莎的钱包总是装得满满的，而我日夜不停地干活，可是我的钱袋为什么总是空空的呢？咳，天哪，向人乞求真是难啊！真恨不得把谁的脖子扭断！杜尔西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，强压着心中的懊恼，这是被压抑的痛苦和气愤的苦涩的泪水啊！看到杜尔西的眼泪，阿依莎心软了。杜尔西是个很好的女人，也不是每天来借钱的，一定是她的女儿病了。如今这

世道，又有谁能知道，什么时候人们在说真话，什么时候在说谎话。不过，借给她十个卢比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反正可以在三个月里扣清的。

杜尔西双手合十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本来不想来求你，可是你也知道我家里的那个，三天没去上工了，喝得烂醉如泥。酒醒了，又要讨酒喝。要不就是醉醺醺地把我痛打一顿，你看！”杜尔西把身上的伤痕指给她看，“你说，我对他有什么办法？”

说着，杜尔西撩起沙丽擦了擦眼泪。

阿依莎的手伸进钱包，把我掏了出来。她一边把我交给杜尔西，一边说：“喏，这十卢比你拿去，我可要在三个月里扣清的。”

“好吧。”说着杜尔西就离开了那儿。她一口气跑出屋子来到街上，她把我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象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。她用那落叶般颤抖的手指抚摸我，好象慈母疼爱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。突然，她把我紧紧贴在胸前，又把我贴在额头上，好象我不是一张十卢比的钞票，而是塔妮的生命，是杜尔西母爱的最后一丝希望。然后，她穿过马路朝对面的茅屋跑去，因为药方还在塔妮的褥子底下放着呢。

她的茅屋有六英尺长，五英尺宽，四英尺高。进屋以前，杜尔西把我摺起来藏在胸衣里，然后才猫腰走进屋里。她的丈夫正手提着罐子往陶碗里倒

水喝。塔妮躺在一个角落里，发着高烧。杜尔西焦急不安地用手去摸女儿的身体，马上就象触电一样缩了回来，塔妮的身体烫得象只热锅，嘴唇干裂得象枣树皮，无神的眼珠往上直翻。杜尔西吓得面如土色，惊慌失措地朝卡格莱嚷道：“嗨，你这该死的！三天来你醉得象死人一样，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管管家里的事！”

卡格莱把陶碗扣在罐子上，跪着爬到女儿身边，久久地抚摸着她的头和身体，沉思了好一阵子，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轻轻地说：“我这就去向工头支些钱。”

“向工头支些钱！”杜尔西向卡格莱撇撇嘴，悻悻地说，“你早就预支过三十卢比了，他还会支给你？你就呆在这儿吧，好好看着孩子，我去想法子，弄点钱买药回来。”说着，杜尔西从塔妮的褥子底下拿出药方来。

卡格莱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杜尔西，跪着挪到她的身边，问道：“你是已经弄到钱了，还是现在才去弄？你从哪儿弄到的？”

杜尔西有点惊慌地说：“我为三户人家打扫卫生，总会有好心人可怜我的。只要说说情，十个卢比还是可以弄到的。”

“不是会弄到，你是已经弄到十个卢比回来了。”卡格莱直视着她的眼睛说。杜尔西低下了头，不由自主地用手捂着胸衣，好象怕钱跑了似

的。卡格莱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，杜尔西惊叫起来：“别碰我！”

这时，卡格莱的酒瘾又发了，喝了两碗水，嗓子仍干得象针扎一般难受。酒瓶的影子又在他那贪婪的眼睛里晃动起来。他好不容易掩饰住内心的欲望，柔声说：

“把钱给我吧，我去给塔妮买药。”

“我没钱，我敢对恒河母亲起誓！”

“别骗我了，把钱掏出来。”

“不，我不给。”

“你敢不给？”

杜尔西用双手按着胸衣，卡格莱非常粗暴地把她的手甩开，杜尔西又用手捂上，沉重地喘着粗气，怎么也不肯把十个卢比给他。接着，两人为争夺我撕打起来。突然，塔妮睁开了眼睛，一看见父母打架，吓得大叫起来。卡格莱象野兽一样扑到杜尔西身上，她使尽全身力气挣扎着，可是卡格莱撕破了她的胸衣，看到了贴在她那裸露胸脯上的我，卡格莱乐不可支，发出一声怪叫。这声音不是由于看到了那一对赤裸裸的丰满的乳房，而是由于见到了藏在它们之间的那一片纸而发出的。他饿狼扑食般将我一把抢去，拔腿就朝屋子外面跑。

卡格莱绕过茅屋，越过泥泞的路面，一边跑一边非常恼火地想：杜尔西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难道竟是这么下贱，无耻，可恶，会把给自己女儿买药

的钱拿去喝酒？我要从这儿直接到赫列达斯药房去给塔妮买药。不管买药要多少钱，十个卢比，或是五个卢比，八个卢比，我都要买。买完药，就把剩下的钱捏在手心里径直回家，我要用事实给杜尔西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这些下贱的妇道人家就是不懂得男人为什么要喝酒！难道我们是喝着玩的？那是因为整天在建筑工地上搬运砖头、石子、水泥，累得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子了，才去喝上两口。那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，消除浑身关节的疼痛呀，为了能在昏暗的小屋里毫无知觉地躺上它几个小时呀，只是为了活着——只是为了每天两个卢比的可怜微薄的工钱呀。

卡格莱从童冬的赌场门口经过时停了一下，抬头朝那被白蚁蛀坏了的门看了一眼，然后慢慢地松开自己紧握着的拳头，看到我之后，就更松开了手，翻来复去地仔细瞧着我，然后微笑着把我放进衣袋里，索性继续朝前走去。“不，”卡格莱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不去童冬的赌场，我要直接到赫列达斯药房去给女儿买药。杜尔西看见我拿了药回去一定会难以置信。她不了解，我也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父亲，我也有良心呀。今天我可要给这个贱货一点颜色瞧瞧，她竟把我当成什么人啦？刚才她还用指甲乱抓我的脸。等我把药买回去后再跟她好好算账。我要狠狠地揍她一顿，叫她十天起不了床。”

他一边走，一边饶有兴味地想着怎样揍杜尔

西。不知不觉已从童冬的赌场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。突然他又停住脚步寻思起来：喝它两口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押上两注又花得了多少钱呢？我用五个卢比买药，拿五个卢比到赌场去花，杜尔西根本就不会知道我是买了十个还是五个卢比的药。反正女人都是笨蛋！可是塔妮呢？喔，塔妮会好起来的，她怎么啦？不就是发烧嘛。去年她得了霍乱，不也好点了么；前年她患了肺炎，不也没事么；大前年她还出了天花，不是照样也活着么？穷人的孩子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象前几次一样，塔妮一定会好的。可是，不，我应当马上买药回去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又停止了。好吧，我不花五卢比，花三卢比吧。用两卢比喝酒，用一卢比下注。十个卢比我最多只用三个卢比，大不了再买一小捆土卷烟抽抽。这时，他那干燥的舌头仿佛已经尝到了酒的辣味，鼻孔好象已经闻到了烟叶味，手指也痒痒起来，急不可耐地想去摸摸纸牌。向前迈动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，好象拴着铁链似的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转过身来向童冬的赌场望去。看到他的两个伙伴古特鲁和朱马，正说说笑笑地向赌场走去。门一开，他们就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。卡格莱虽然没进去，可他想象得出赌场里的情景：他的伙伴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正向侍者要酒，一转眼酒瓶就放在他们面前了，纸牌就象天上的彩虹一般铺洒开了……。想到这儿，卡格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大步流星往

回走，到了赌场门口便一头钻了进去。他所熟悉的景象呈现在眼前：充满炸鱼味的赌场里，朋友们有的嬉笑打闹，有的抽烟喝酒，一张张纸牌在人们手中飞舞。这个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啊，在外面，你每时每刻累死累活地干，得到的报酬却只有两个卢比。

夜深了，杜尔西才在赌场里找到了他。她一声不响地走到卡格莱的椅子后面。赌场里顿时安静下来，人们都不敢正视她那石头一样阴沉冰冷的脸，卡格莱的牌友们也都停住了手。

“出牌呀！”醉醺醺的卡格莱对古特鲁说。可是古特鲁没打出牌来，直楞楞地朝卡格莱的身后瞪着。卡格莱随着他的目光回过头去，一下发现了杜尔西。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快回家去！”他挥着双手对杜尔西喊着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从椅子上掉了下来。但谁也没去拉他起来。杜尔西纹丝未动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回家去吧，塔妮死了。”

卡格莱从地上抬起头来，睁大眼睛直瞪着杜尔西：“你胡说些什么啊！”

“我说，塔妮死了，你起来，现在回家去吧。”

卡格莱用双手抓住两条椅腿，试图支撑站起，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。他躺在地上，把椅子拉到自己怀里，放声大哭：

“不，你在瞎说，塔妮不会死的，我的塔妮不

会死的！”

朱马和古特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。可是他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杜尔西走上前去，扶着他向赌场门口走去。这时，赌场老板童冬走了过来，对卡格莱说：“先付了十二个半卢比再走。”不等卡格莱回答，他就伸手在对方的口袋里把我掏了出来。看清我的面值后又说：“好吧！这是十卢比，还有两个半卢比，欠着账吧。”

杜尔西什么也没说，抽泣着扶卡格莱走出了赌场。

童冬把我拿在手里，在赌场门口站了好一阵子。卡格莱象个孩子似的，低着头跟杜尔西回家。而我却象罪犯似地在童冬手里索索发抖。当童冬从门口回到屋里时，人们都默默地看着他。突然，童冬气恼地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叫我去可怜谁呢，这儿的人都那么穷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用愤怒的目光朝四周扫视了一遍，看看没人搭腔，他又说：“我的难处又有谁知道呢？搞这些土酒，我得费多大劲啊！再说开办这个赌场吧，我得用钱买通警察、税务官和市政官员！这样我还剩下多少呢？我没法去可怜别人！”说着，拉开大柜台的抽屉，把我放了进去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走了进来，到柜台边探身附着童冬的耳朵悄悄地说：

“老爷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。”

“要一百八十个卢比。”童冬对着他的耳朵悄

声说。

孩子拿出两张一百卢比的钞票放上柜台，童冬赶紧把它们收了起来，示意男孩跟他到另一间屋子，取出一瓶黑狗牌威士忌酒交给了他。孩子把它藏进口袋。然后，童冬回到柜台边，打开抽屉把我取了出来，又取出另一张十卢比的钞票交给那孩子。孩子拿了钱，提着袋子走出赌场，回到了富商戈古达斯家里。

第二天，戈古达斯十一点以后才起床。为了驱散昨晚上纵饮后产生的不适之感，他伸手到床底下拿起黑狗牌威士忌酒瓶，把剩下的酒倒在一个杯子里。他又伸手去拿香烟，可是烟盒空了。于是他按了一下床边的电钮，昨天晚上去买酒的那个小仆人拿着晨报进来了。富商打开钱包，我和其它钞票一起躺在里面睡觉。他的手碰了碰我，又碰到了一张五卢比的钞票，后来他拿出一张两卢比的钞票交给那孩子说：“去买一包金火花牌香烟来。”

孩子拿着两卢比走了，钱包在富商的怀里敞开着。富商呷了一口威士忌，打开报纸，第一版上登着富商戈古达斯的相片，因为昨天他给国防基金会捐了十万卢比。关于塔妮的死，报上没有刊登任何消息。



2

我在富商戈古达斯的钱包里住了三天。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各种面值的钞票，一卢比的、五卢比的、十卢比的、一百卢比的和一千卢比的。富商钱包里的钞票总是装得满满的。在这三天里钱包被打开过好几次，主人从里面拿出过十卢比、一百卢比和一千卢比的钞票，同时又有别的钞票被塞了进来。我们这些钞票的命运就是如此，总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，每个钱包都是我们的客栈，住上几天，就得离开。

这三天我过得可舒服了。富商的钱包是用很好的摩洛哥皮子做的，里面有漂亮的绸布衬里。我们

躺在柔软舒适的绸褥子上，就象住在高级的太姬玛哈尔饭店的房间里一样。

我和十卢比、五卢比、两卢比和一卢比的钞票们很快就混熟交上了朋友，因为我们的思想、命运和境遇是相同的，生活经历也很相似。所以我们彼此相处得很融洽。可是一百卢比的钞票不愿跟我们交往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。我们这些钞票的等级观念是很强的。十卢比的钞票自以为比两卢比的高贵，而一千卢比的钞票对十卢比的钞票根本不屑一顾。在钞票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平之事。每种钞票的等级不同，十卢比的钞票比五卢比的值钱，所以它的等级也就比五卢比的高，它的外形也比五卢比的大。一百卢比的又比十卢比的大，而一千卢比的钞票是那么完美无缺；高级的纸张、讲究的印刷、精美的图案，对它谁也不能挑出什么毛病来。能够摸到一千卢比钞票的人是很少的。这些人在触摸它们的时候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好象它们不是钞票，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圣的经书似的。在这三天里我反复对我的弟兄们解释说，我们之间没有谁是从天上来的，我们大家都是用同一种纸做的，都是在那雪格的一家印刷厂里印出来的，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都要被人拿来使用，不管你是一卢比的，还是一千卢比的钞票。可是我的弟兄们都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，没有一个听进去。因此后来我也就不再说了。